

世界文豪书系

泰戈尔全集

ରବୀନ୍ଦ୍ର-ରଚନାବଳୀ

ଓଡ଼ିଆ ୨ ଓଡ଼ିଆ

河北教育出版社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二十四卷版

Tagore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二卷

诗 歌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白开元 董友忱 黄志坤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诗 歌

目 录

金色船集	(1)
大 河	(171)
吉德拉星集	(187)
收获集	(299)
尘埃集	(369)
故事诗集	(411)
叙事诗集	(519)
幻想集	(555)

金色船集

白开元 译



序

人生的哪个阶段，涌现哪种富于个性的诗篇，具有哪种特殊的激情？向诗人提这个问题，等于是把诗人推入窘境。他怎么回答呢？随着生命繁衍而发生的变化中的奥秘，从来不轻易地外露。树木的枝条，不是以一种姿态朝一个方向，而是上下左右，迂曲着向各个方面伸展着的。其科学原因，隐藏于蓝天、和风、阳光和泥土里。据说树木有思维能力，然而创造程序的魔力，在植物殿堂里得不到一席之地，不持有选票；它只是承认，伸展枝条是它天生的活动。而坐在外面的植物学家，倒能详细地解释。

但是，外面的人如果对所得之物的价值表示不满意，如果发问，商品是用什么模具怎样生产出来的，那么，就应该到诗人中间那探寻自我的总部做一番了解。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金色船集》的各种商品，是从哪个出口海港运到哪个进口海港的。因为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我的责任之一。若问拥有资金的债权人，他准闭口不答。而我不过是一名水手，任务是把手边的物品抱起来送走。

《心声集》的大部分诗，是在印度西部一座城市的平房里写的。新鲜的感触，勾起我心中趣味新鲜的激情。在那陌生而幽静的氛围中，我编织新的韵律之网，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新鲜中蕴涵的无限发出召唤，心儿立刻响应。其中隐匿的东西，像枝头上的花苞，在阳光下展瓣开放。但《金色船集》是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写成的。那时，我在河流纵横的孟加拉乡村周游，恒河平



原的新奇，是流动、奇妙的新奇。不仅如此，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东西，在我的脑海汇合。我不能说孟加拉邦是个陌生的地区；我懂它的语言，懂它的音乐。比起映入眼帘的物景，更多的物景以丰富多彩的形态进入心灵的内宅。我在内心受到无止境的认识的欢迎；产生的感悟，从我滚滚不息的短篇小说的创作之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假如我定居在那源泉的岸边，假如我不被吸引到毗尔普姆县干燥旷野的苦修之地^①，那创作之河至今不会停止流淌。

我不理会什么冬季、夏季、雨季，从年初到年底，我一次次受到帕德玛河的热情款待——或在维沙克月炎热的阳光下，或在斯拉万月的滂沱大雨之中。彼岸是掩映着村落的秀丽、葱绿的树林，此岸灰白的沙滩上杳无人影，在中间帕德玛河水流的背景上，天国的画家在不同的时辰，用不同色彩的光影之笔涂抹。饱含悲欢的消息，农民的生活之河的奇特喧声，每时每刻飘入我心房。近在咫尺的农民的苦况唤醒了我的心灵。我为他们思考问题，为他们办事，下定了履行各种责任的决心——在我的脑海中，那决心的纽带至今未被割断。与农民的接触，使我的文学之路和工作之路，在我的生活领域开始一齐向前伸展。那时的建树，世界的本相，以及从人群中获得的鲜活经验，开拓了我的智力、想像和志趣。那时首次收割的诗歌的作物，装满了“金色船”。那时我曾表示怀疑：这艘船将装完我的诗篇，但能够载我远航吗？

1940年

① 指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所在地。

金 色 船

云雷轰响，大雨如注，
我坐在河滩孤独无助。

刚割下的稻谷，
一堆堆，一簇簇，
河中波涛起伏，
呼啸着奔去。

割稻时突然下起暴雨。

孤单地守着一小块地，
周围汹涌的河水在嬉戏。

遥望河对岸，
林阴如墨染，
村舍罩云幔。

正黎明时分——
此岸一块地，只有我一人。

是谁唱着歌谣驾船而来？
那么熟悉，他魁伟的身材。

风鼓满白帆，
船行快似箭。
狂涛凶残，



诗 歌

撞击陡峭的岸堤——
那么熟悉，他壮健的身姿。

喂，你驾船去什么地方？
请在这河滩停泊片晌。

下船，含笑
将金色水稻
搬上船堆好，
然后远行——
随你将水稻慷慨赠送。

你能装多少就装多少——
你问还有吗？没有了。

刚才错误地
搬到河滩的
水稻全装在船里，
一层层，一摞摞——
现在行行好你也带走我。

船首船尾，水稻似山，
小船哪有空地再让我站！
乌云滚滚，
雷声阵阵，
独我一人，
河边踯躅。
金色船载走所有的稻谷。

希拉伊达哈 舟中 1892 年

宝 镜

皇后认真仔细地打扮了一番，
身穿簇新柔软的蓝色绸缎衬衫，
芬香的夹竹桃花插在发髻上，
然后打开一只精致的梳妆箱，
取出一面神奇、光滑的镜子，
嘟嘟囔囔地念了几句咒语，
说道：“宝镜呀，对我说真话，
世界上哪个女人美如鲜花？”
宝镜里渐渐现出一张笑脸，
皇后一看觉得有把刀刺入心肝。
宝镜里出现的是妃子的女儿——
她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女。

第二天皇后戴了珊瑚项链，
一绺绺长发膝盖上披散，
薄薄的透明的纱丽边缘
斜搭在含羞的高隆的胸前。
金煌煌的宝镜，她抱在怀里，
念完咒语又问：“说真话，镜子，
今天世界上哪个女人最漂亮？”
镜子里浮现的一张脸像月亮，
皇后满腔怒火，浑身发颤，
说：“我让她戴了有毒的花环，



妃子的女儿居然没有毒死——
世界上仍然是她最美丽。”

第三天皇后关闭寝宫的红漆大门，
脖子上挂的珍珠项链圆润、晶莹，
眼皮抹黑，额上描鲜红的吉祥痣，
换了一件黄金贴边的大红绸衣。

“说真话，”皇后对宝镜说，
“今天世界上谁最妩媚、婀娜？”
亮铮铮的宝镜里显出了
一张笑脸，皇后又气又恼，
扑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说：“我派人将她捆绑送到密林深处，
妃子的女儿居然没有饿死——
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中仍是她最美。”

第四天皇后更加细心地打扮，
胸脯上夹竹桃花条曲曲弯弯，
穿一件镶金丝的黄色绸衣，
戴了新首饰，面带娇媚的笑意。
宝镜搁在面前，咒语念罢，
皇后急忙说：“对我说真话，
今天世界上哪个女人最娇艳？”
宝镜里又出现那张含笑的脸，
皇后一看，火冒三丈，说：
“我骗她吃了很毒的水果，
妃子的女儿居然没有毒死——

世界上仍然是她最俏丽。”

第五天皇后打扮动用了保存的全部最昂贵的宝石和金银首饰。

她十分骄傲地瞟了一眼宝镜：

“说真话，今天哪个女人最迷人？”

镜子里浮现两张年轻的笑脸，

公主和王子身穿结婚的衣衫，

并肩站立。像有一窝蝎子

狠狠地咬皇后的血管、四肢，

皇后捶胸顿足，疯了似的叫嚷：

“我亲眼看见她已死在地上，

谁的爱情救活了妃子的女儿？——

世界上仍然是她最有魅力。”

皇后用砂纸擦平滑的宝镜，

擦不掉宝镜里清晰的人影；

泼墨汁，盖不住一对新人的风采；

点火烧，黄金的镜子烧不坏；

往地上砸，使出全身的力气，

宝镜也不碎。皇后颓丧地

趴在地上，心如刀搅，

金银首饰像烈火焚烧

她的身体。在她的身边，

镜子里有两张胜利的笑脸。

萍波巴蒂——妃子的女儿，



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幸福的美女。

希拉伊达哈 1892 年

童年的黄昏

暮色，倦意，静谧，
像母亲的裙裾，
舒展着将四野遮掩。
我默然伫立，独望西天，
沉入无底的遐想，
打捞现实生活的肖像——
红日西沉，
河岸上杳无人影，
黯淡、昏沉的夕晖
似红肿、劳累、
流泪的眼睛的目光，
缄默、迟钝、迷惘——
原野，碧水，
弥漫着沉郁、疲惫的愁绪。

蓦然，一位少年旅人
沿着树阴浓黑的村径，
唱着歌儿朝家走去，
嘹亮的歌声无忧无虑，
在第七音阶上抖颤，
高亢的音调将暮霭劈成两片。

可惜他的容貌看不清楚。
旷野的尽头，
甘蔗地向南延伸，
香蕉树、槟榔树、浓密的竹林
掩映着歇息的村庄，
牵引我好奇的目光。
牧牛人的儿子哼着小曲，
走向远处的房子；
他没有忧伤，
从不瞻前顾后仰首远望。
所见所闻
使我记起童年的黄昏——
听着动人心弦的神话故事，
做着五花八门的游戏，
床上，爬着我们三个小伙伴；
光阴荏苒，往事犹在眼前。
这世界不曾衰老？
昔日的嬉戏不曾忘掉？
它眼里不曾拥满
凉爽、安恬的睡眠？
更换了童年的玩具，
未掌握艰深的知识？
宁静的黄昏，
站在寂寥的田野上，谁的歌声
勾起我多彩的回忆？
一座座芒果园里，
纵横交错的河流两岸，